

复活了,圣旨门街

徐贤林

那年的一场大火,令我又一次走进枫林古镇的濛濛雨幕。

毁于大火的圣旨门街的那片店铺依旧还是废墟,撑着雨伞匆匆而过的行人并不留意这些废墟一眼,幸存的圣旨门显得那么荒凉和颓废。

圣旨门街是条明代古街,长约一公里,东西走向,是古镇中轴线。在这条街上,演绎着一代代的孝悌故事,因为明代徐尹沛公的孝悌故事感动了皇帝,在街中心点敕建了圣旨门牌楼,于是,孝悌故事便一代代演绎下去,人说枫林多孝子。

原先的圣旨门街块石铺面,成鲤鱼背状,窄窄的街面上人来人往摩肩擦踵热闹非常,两旁的店铺生意红火。店铺清一色的格局,褐色活动的铺门,建有阁楼,每天早上,店铺尚未营业,阁楼成为一道特别的风景:透过开启的阁楼窗户便会发现化妆的少女或连打呵欠的店主人。圣旨门街是古老的“店连屋”。

枫林地处楠溪江中游中心位置,永乐古道、永仙古道在圣旨门街重合,脚夫商贩在这条古街上穿梭,圣旨门街自然而然成为商业街,枫林便成商业重镇。

鼎盛时期,圣旨门街正常营业的店铺近千家,仅有名气的商号就有数十家,如春裕、乾寿堂药店等连温州城里都开有分号、分机构。你随便走进的一家店铺都可能是百年老店。圣旨门街铺面大多保存明代建筑风貌,简朴而实用。

濛濛细雨中,在圣旨门街上徜徉,褐色店铺令人产生悠悠遐思。

多年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首次来到枫林,来到圣旨门街,他驻足圣旨门前,望着那眼长方形池塘、冠盖茂密的大榕树、古老却依然葱茏的木樨花树……良久不吭一声。罗哲文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从圣旨门街东首三官亭开始一路慢慢向西而行,这条只有一公里长的古街,罗哲文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他在一家理发店与满头白发的理发匠拉家常,对老理发匠仍操前清时代的理发工具大感兴趣。罗哲文考察完圣旨门街,叹息:这里的店铺是明代店铺的活标本,只怕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圣旨门鲤鱼背状的由块石铺成的街面经过几朝几代人的践踏,光滑如磨,如遇阴雨天,街面打滑,行路不方便,但街坊并无怨言。街面左侧是一条水圳,清清水流从

水退龙坑引进,在这条水圳里常年流淌,有源头的活水使圣旨门街富有灵性,圣旨门街的几段位置尚有池塘蓄水,这几眼大小不一的池塘里放养鲤鱼,店铺主人闲暇无事便向池里投饵,群鱼抢食的场面也蔚为壮观。这些池塘的功能并不单纯是养鱼供人观赏,它们平时供人洗涤衣物蔬菜,一旦遭遇火灾,便可就近取水灭火。据介绍,以前,圣旨门街上没有大规模火毁的火灾发生,整条圣旨门街一个店铺连着一个店铺,防火是头等大事,于是,这里便慢慢有了一批民间灭火高手,如遇火灾,他们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次最烈大火也只烧毁两间店、烧伤三间店铺,“圣旨门街灭火队”也成为奇迹。一次,省消防总队的一行人来到枫林,听完枫林义务消防队介绍该队的历史渊源后,称这是民间奇迹。

圣旨门街的颓败似乎是必然的,任何人力仿佛无法阻止。

圣旨门街的颓败始于当地镇政府的一个决定。当时的镇政府作出一个决定:将圣旨门街浇铺上水泥混凝土,方便人们出行。鲤鱼背的由块石铺成的街面被平整的水泥街面替代。

那年,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采风团专程来到枫林古镇,参观了圣旨门街后,一位老作家困惑不解:当地人怎么就不珍惜祖上留下的好东西呢?明代的店铺搭配水泥街面,就像上身着汉服而脚蹬耐克运动鞋般滑稽。

圣旨门街这些明代店铺适应不了现代商业模式,被一家家超市挤兑,也就退出了历史前台,这些延续了几百年的铺面也就慢慢颓败倾圮,大部分被空置,门可罗雀。

圣旨门街被火毁或者倾圮自然倒塌是迟早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圣旨门街迎来转机。

千年古城复兴使圣旨门街重现曙光,街面已得到恢复,店铺依旧修旧,古朴、整洁,百年商号一个接一个重新开启铺门营业,水圳池塘里又流动清澈的活水,圣旨门牌楼前的水榭里又聚集了传讲典故的人群。夜晚,长街红灯笼如链,在街上漫步,静谧温馨扑面而来。圣旨门街又焕发生气。

圣旨门街终于复活了。

最后一堂课上的风景

陈智峰

6月22日上午第四节,期末考试之前的最后一堂语文课。

预备铃响起,像往常一样,我推开了教室的门。班长喊“起立”,学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我没发现什么异常,可接下来并不是惯常的“老师,您好!”而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学生齐声高诵《赤壁赋》的开篇。但这一个嵌入了我字、号的特别版本:“苏子与客泛舟游于愚溪之下”“少焉,月出于智峰之上”“上有智峰,下有愚溪”……最后一句是“高一一年,感恩有你”。

我很讶异,一转身,才看到了黑板的左侧写着这个独特版本的《赤壁赋》开篇,黑板的右侧是一幅配图:一座高耸的笔架山,中峰写着“智峰”;峰底是一湾溪水,溪畔写着“愚溪”;溪水上飘着一叶叶小舟,共20条,每条小舟上都画着两个火柴小人;最中间的一条小舟略大一些,舟上的两个小人手牵着手,托着一颗红色的爱心;小人的头上各用一个箭头标注着“智峰”“su shi”,小溪的左下角写着38个人(班级人数)。配图和文字的中间是一副竖着写的对联:“文骨墨香高峰仰止;志趣风雅智海景行。”嵌

了我的名字“智峰”在内。

“谢谢同学们的一片心意!大家请坐!”教室里想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的眼角有点湿润了。

这最后一堂课上的风景,让我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息。

这风景中有语文之美。这风景中饱含着学生对语文课程的热爱和对语文老师的敬爱。学生们都知道苏轼是我的精神偶像,于是以《赤壁赋》为载体,将我的名字“智峰”和号“愚溪”嵌入其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版本的《赤壁赋》开篇。日常教学中,我也常和学生们一起玩“对对子”,去年九月份的高一开学第一课就是教他们写一副自己的嵌名联。没想到今年的高一最后一堂课他们以一副我的嵌名联作结,与开学第一课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圆融的回环,也为高一语文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风景中有语文的浪漫之美,想象之美,诗情之美,画意之美,美不胜收。

这风景中有生活之美。华特·B·科勒斯涅克说:“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

生活情境和真实的问题任务,主动地思考,创造性地实践,综合运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语文能力与语文素养,不但改写了经典课文的片段,而且配上了亦庄亦谐、寓意深远的图画,还拟写了嵌入老师之名的对联。我很欣喜地发现,学生们已经学会了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搭建好了现实生活与语文学习之间的桥梁,实现了语文知识、现实生活、语文实践活动的联结,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这风景中有创造之美。2017版课标中说,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运用规律。而这最后一堂课上的风景就是学生们在语文学习中一次自主且富有创意的语言实践活动,巧妙地将对联、绘画和经典文赋融为一体的“杰作”:嵌入我字号的《赤壁赋》开篇、嵌名联,笔架形状的山、20条小舟、40个人(38位同学+我和苏轼)……这一切乍一看貌似没什么关联,实则超越了零碎的语文知识点,处处都蕴含着学生们独到的匠心,简直令人有惊艳之感。学生们已实现了在“做中

学”,在“创造中学”,达成了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教”之境。

这风景中有平等之美。雅斯贝尔斯有言:“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20多年之前,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高中母校工作之初就曾以“三友”(校友,学友,朋友)作为自己对师生关系的一种定位和期许——希望自己能与学生平等对话,一起成长。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去做的。如今,学生们在高一最后一堂课上呈现的这一“杰作”说明我这一学年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学生们以这种幽默、欢愉的方式表达了对语文的喜爱和对老师的不舍。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学生也都喜欢叫我“峰哥”,这令我颇感欣慰。我的大学导师王尚文先生曾言:“教师成为教师的过程,也就是把自己教成学生的过程。”诚哉斯言!

……

这最后一堂课上的美妙风景,让我深深体验到身为一位语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

S山乡拾趣

我的家乡苍南有三大宝:茶叶、田鱼、番薯枣。

开鱼,当然是指开捉田鱼了。

家乡梯田众多,一年四季变幻着不同的风景。梯田大多种植水稻,稻田适宜养殖鱼类。因为是水田养的鱼,故称田鱼。田鱼属鲫鱼类,没有鲫鱼鲃喉的细骨,味道却有比鲫鱼更鲜美,是家乡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亦是招待馈赠亲友的佳品。

若以色彩区分,有通体鲜红的红田鱼,青不溜几的青田鱼,红黑白相间的“火些斗”三种。那些一年养殖下来不够大,留着第二年再养的,就叫双年鱼。乡民的稻田里都养田鱼,这是他们经济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

每年端午节前后,乡人从外来的售鱼苗的客商那里买来鱼苗,在通田(耘田)后放养,或在插秧后再放养。平时在田里撒些田鱼喜欢吃的饲料,如油菜饼、豆腐渣等,无须精心照顾,也不必防治病害。放养后,要在梯田的出水口处放上一丛杉木枝,枝条有刺,防止田鱼游出水穴。

到了中秋节,当家乡的山上缀满一条条金色的彩带,泛起一阵阵金色的稻浪时,开鱼的日子就到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父亲去自家的田里开鱼。清早,父亲手提水桶,肩扛锄头,



带着手拿竹篙的我,来到稻田边。父亲放下水桶,掘开水穴,抓上竹篙,水田里的水哗哗地流到下个梯田,成群的田鱼摇着尾巴乖乖地游向水田的低洼处。等水差不多放干了,父亲装上半桶水,用双手在稻田里分出一条路来,手提水桶走向田鱼躲藏的深水处,开始抓鱼,我紧随其后。父亲接二连三地捕鱼放进水桶,而我呢,忙了大半天,也没抓到一条,脸上身上却已溅满了泥水,

父亲见状,忙停下手中的活,笑嘻嘻地边示范边对我说:“手掌合成半圆形,轻轻下水,一手迎着鱼头,一手追着鱼尾,当手掌碰到鱼时,即刻双手合拢握紧,鱼就乖乖地就擒了。”我学着试试,没几回就抓到了一条大鱼,竟得意忘形,不料,上身朝后一仰,跌倒在田里,压倒了几丛稻,手里的鱼,也趁机逃走了,我浑身弄得像一只泥猴子。爸爸忙将我扶起,嘴里嘟囔了一句“真没

用”,又顾自捉他的鱼去了。我亦继续寻鱼踪。终于,也能像父亲一样自如地抓到鱼了。我嘀咕了一声:“我也不抓到了吗?”算是对父亲的反驳。当稻田的水放干时,田鱼也抓完了,父子俩拎着战利品,一前一后往家走。下午又去另一丘稻田里捉。我家仅两丘田,一天便结束了开鱼的喜悦。

不过,我仍闲不住,随后的日子,我相约几个小伙伴,去人家已经开鱼的农田里拾“鱼赖”(即开鱼时遗漏下来的小鱼),运气好的话,碰上粗心的人,半天下来,也可拾得一斤半斤的。对于我们小孩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收获了。

开鱼捉回的田鱼,几乎全部宰杀,清理干净内脏后,用温火烤成田鱼干,舍不得自己食用,大多用来招待客人。有亲友上门,好客的母亲用田鱼干炒上一碗米粉干给客人当点心,母亲也分我一小碗,味道真是好极了,我至今还颇喜欢吃。

现在,家乡有了养田鱼的专业户,美味的田鱼干成了馈赠的佳品,远销全国。近年来我回家探亲,也常常满载亲友馈赠的田鱼干返杭,除了留些自己食用,大多赠给在杭的亲朋,与他们共享家乡的美食。

每当食田鱼干时,我便沉浸在当年跟随父亲去开鱼的喜悦中。